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复活

Fu Huo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邢振平 / 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哈尔滨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The Resurrection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邢振平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邢振平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753-025-1

I. 复… II. ①列…②邢… III.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919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范淑梅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邢振平 译

主 编: 钟 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晓妮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405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025-1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Fukuo

复活

前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他出身名门贵族,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使他享誉世界文坛。80年代末创作的《复活》是作者一生创作和思想探索的总结。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杰作,是世界文学的不朽名著之一。小说取材于当时的一个真实事件,托尔斯泰的朋友、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他讲述过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年轻人,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亲戚家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检察官劝他不要輕易走这一步,年轻人始终不肯放弃。婚礼前夕,女犯人竟得伤寒病死于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

倾听着。毫无疑问,这个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大书。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本是一个贵族地主家的养女兼侍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后遭到遗弃。由此她陷入了苦难的生活,她怀着身孕被主人赶走,四处漂泊,沦为妓女达八年之久。后来她被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他认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玛丝洛娃,良心受到了谴责。为了给自己的灵魂赎罪,他四处奔走为她减刑。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时,玛丝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与她同行。途中,传来了皇帝恩准玛丝洛娃减刑的通知,苦役改为流放。这时的玛丝洛娃尽管还深爱着聂赫留朵夫,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拒绝了他的求婚,而选择了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最后在忏悔中求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整个俄国社会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

当然,托尔斯泰在思想艺术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在这部小说中,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作品大量的道德说教和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Shi Jie Jing Dian Ming Zhu Wen Ku

巴黎圣母院

简·爱

昆虫记

傲慢与偏见

鲁滨孙漂流记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海底两万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羊脂球

复活

汤姆·索亚历险记

红与黑

飘(上、下)

高老头 / 欧也妮·葛朗台

福尔摩斯探案集

呼啸山庄

少年维特之烦恼

双城记

三个火枪手

苔丝

名人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神秘岛

八十天环游地球

格列佛游记

茶花女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基度山伯爵(上、下)

悲惨世界(上、下)

目录



Fukuro

复活

第一部.....	1
第二部	195
第三部	357

第一部

SHIJIEJINGDIAN
MINGZHUWENKU



第 1 章

虽然数十万人居住在一块不大的地方上，并竭尽全力地把土地摧残得面目全非，虽然人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花草树木无法生长，虽然他们将刚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缭绕，虽然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到底还是春天。阳光明媚，青草依然在春风里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甚至在石板缝里仍往外钻。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是一片翠绿，生机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树都纷纷抽出芬芳的嫩叶，菩提树枝丫上鼓起一个个鲜嫩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忙碌而欢快地筑巢。就连苍蝇也都被阳光温暖着，在墙脚下嗡嗡嗡嗡地飞舞。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孩子们也好，全都喜气洋洋，生气勃勃。唯独人，尤其是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和他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光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好，不是那种使万物趋向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好，而是由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别人的种种伎俩。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省监狱办公室的官员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少都在享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在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在两名女犯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受审。遵循这张传票的指令，今早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女监那既昏暗又充满恶臭的长廊。紧跟其后的是面容憔悴、鬓发花白的女看守，身穿袖口镶金边的制服。

“您是提审玛丝洛娃吗？”他们走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女看守向看守长问道。

当班的看守咔嚓一声开了铁锁，牢门打开了，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扑鼻而来。当班看守大声喝道：



“玛丝洛娃，出来！”随即，他又带上牢门，等候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一向新鲜清爽，充满田野的气息。可是监狱走廊里却飘荡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浑浊空气，里面掺杂着各种细菌以及粪便、煤油和腐烂物品的恶臭味，谁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窒息。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气味，但因为刚从院子里进来，也适应不了这样的空气，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沉沉。

“喂，玛丝洛娃，你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出来！”看守长冲着牢门厉声喝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乳峰高耸的年轻女人，身着白色裙衣，一件灰色囚袍套在外边，昂首阔步地走出牢房，一个急转身站在看守长旁边。这个年轻的女犯脚穿亚麻布袜和棉鞋，头上扎着白头巾，几绺黑亮的鬓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脸色异常苍白，仿佛长期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嫩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宽的手以及从囚袍领口里裸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样的颜色。她的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却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略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腰身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微微仰起头，望着看守长的眼睛，表现出一副唯命是从的神态。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肃、苍白、布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刚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就朝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马上从牢房里传来了女犯们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忍不住笑了，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户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户，哑着嗓子说：

“最要紧的是别跟他们啰唆，咬定了就别改口！”

“只求好歹有个结果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自信地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二个的。”看守长装模作样地摆出长官的腔调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快，跟我走！”看守长命令她说。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户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他们顺着一道石头砌的楼梯走下去，经过比女监更脏更乱而且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来到了办公室。那里已有两



个持枪的押送兵在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士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上有不少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向外翻的袖里，目光盯着那女犯，然后嬉皮笑脸地向高颧骨的楚瓦什人同伴挤眉弄眼。很快，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监狱的围墙，来到石头子铺成的大街上。

路上各色行人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头暗想：“不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在地做人，结果落得这个下场！”孩子们惊恐地望着这个女犯，心想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然还会干坏事的。一个卖煤炭的乡下人，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一手画十字，一手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红着脸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女犯似乎察觉到向她射来的一道目光，虽然她并未转过头去，却偷偷地斜睨着那些注视她的人。她为大家对她的注目而感到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多了，充满着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走石子路了，她感觉到她那双穿着笨重囚鞋的脚疼痛极了。她看了看自己的脚下，竭力想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悠闲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和欺侮它们。女犯脚差点儿踩着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就扑棱着翅膀飞起来，从她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爽的风。女犯莞尔一笑，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便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

第2章

其实，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她的母亲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在两个地主老处女姐妹的庄院里干活。

这个女人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每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俗,总要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就不愿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人世的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妨碍她干活。于是,无辜的孩子因吃不上奶而被饿死。

五个孩子就这样先后死了。她为每个都行了洗礼,但并未给一个喂过奶吃,所以五个孩子都被饿死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她本来也会重复被饿死的命运,可凑巧的是,那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来到牲口棚,责骂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臊气。而当时产妇和她那个又白又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处女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发现饲养员让产妇躺在牲口棚里,就大骂了一顿。骂完正要走时,忽然看见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觉得很惹人疼爱,就动了侧隐之心要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可怜这个教女,常给那个刚生完孩子的农妇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侥幸活了下来。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得了重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于是就把她交给两个老处女抚养。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尤其那双黑溜溜的圆眼睛很招人喜爱,于是两个寂寞的老处女就常常拿她开心解闷。

在两个老处女中,比较善良可亲的是给女孩行过洗礼的索菲娅·伊凡诺夫娜,而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暴躁。索菲娅把小女孩打扮得既漂亮又可爱,还教她读书,一心一意打算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但玛丽雅却想把她训练成一名称职的侍女,因此对她相当严格,遇到自己心情不好,就惩罚她,甚至动手打她。由于两个老处女的心态不同,小姑娘成人后,就具有了两种身份:既是侍女,又是养女。她的名字也不俗不雅,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这个粗俗的名字,也不叫卡金卡这个高雅的称呼。她整天缝缝补补,打扫房间,擦净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衣服,偶尔陪两个老处女读书解闷。

那时来给她说媒的人很多,她都一概谢绝了,觉得嫁给依靠卖力气过活的男人,一定会过苦日子。她很怕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日子了。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地主家里。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儿,一个大学生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地里深深地爱上了他,却又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确信的这种感情。两年后,这位公爵少爷参军远征,路过姑妈家,又住了四天。临行前那个夜晚,他诱奸了卡秋莎,并在动身那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公爵少爷走了五个月后,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情异常烦躁,一直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来临的羞辱。她服侍两个老处女时,不仅敷衍了事,而且还不由自主地竟发起脾气来。她经常顶撞她们,还说了许多粗话,但事后又觉得懊悔,于是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的表现相当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她离开她们家后,为了生活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仅仅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过半百,仍是对她百般纠缠。有一次,他逼她发生关系,她忍不住发起火来,骂他是老混蛋和老色鬼,并狠狠地把他推倒在地,因此又被辞退了。因为快要分娩她不想再找工作,于是,就寄居到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乡下寡妇家里。她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巧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不幸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所以她的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往育婴堂。据送他去的接生婆说,孩子刚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还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赚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的时候,手头不足六个卢布。因为她从小生活在地主家里,所以根本不懂得省吃俭用,花钱很大方,待人又厚道,总是想帮助别人。接生婆向她索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费用。另外,接生婆要买奶牛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零星星地都花掉了。这样,当卡秋莎身体恢复时,已经一无所有,不得不重新找工作挣钱糊口。于是她就到一个林务官家里干活。林务官虽然已有妻子,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好色,从第一天起就不停地纠缠卡秋莎。卡秋莎非常厌恶他,竭力回避他。但林务官相当狡猾老练,更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让他得到了一



个机会，占有了卡秋莎。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很是气愤。有一次看到她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卡秋莎。卡秋莎不甘受辱，于是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连一个卢布都没有拿到就被赶出了林务官的家门。此后卡秋莎只好来到城里，住在姨妈家。她的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顾客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消愁，把家里能到手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后来姨妈为了养活儿女，供养落魄潦倒的丈夫，就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姨妈让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生活很艰苦，自己肯定受不了，就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工作，后来给人家当了女仆。那户人家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男孩。进去刚有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一有机会就调戏玛丝洛娃，让她不得安宁。而那位做母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儿子；却一味地责怪玛丝洛娃，后来还把她解雇了。从此玛丝洛娃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有一天她在工介所里恰巧遇到一位穿金戴银、肥胖富态的阔太太。这位太太弄清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很快找到了这位太太的家。这位太太热情地款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来了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老头。这老头子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得意地上下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只听到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雏儿，新鲜得很呐！”然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一位作家，有花不完的钱，只要她能使他满意，他会舍得花钱的。她果然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当场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会和她常常相会。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又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过了几天，那位作家又来请她。她如期赴约，这次她又得到了二十五卢布，并且他还租了一处房子让她单独居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房子里，不久她又爱上了同院一个年轻活泼的店员。不知为什么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作家，自己又搬到一个更小的单人住的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同她交往了一段日子也答应同她结婚了，后来竟悄悄地离开，显然是把她遗弃了。这样，又剩下玛丝洛娃孤零零一个人了。她本想独自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



是当地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她必须领到黄色执照^①,接受了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只好又投奔姨妈去了。姨妈见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都是新的,就恭恭敬敬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做洗衣女工,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做洗衣女工。她看着好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女工,对她们充满了怜悯。她们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胳膊瘦得皮包骨,有的已得了痼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即使是寒冷的冬天,窗子也一直都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七摄氏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不停地洗熨衣服。玛丝洛娃一想到有一天她也有可能服这样的苦役时,不禁感到恐惧和不安。

就在玛丝洛娃走投无路,生活没有任何着落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很早就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并且愈来愈厉害,尤其在她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又愈来愈喜欢喝酒了。她之所以离不开酒瓶,不仅因为酒的香醇甜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这一切痛苦的遭遇,还能体会到自由并增强自尊心,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

牙婆设宴招待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趁机提出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工作,又向她列举出了干这种职业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种个人前途的选择:或者忍气吞声去当女仆,但这样仍然逃避不了被男人纠缠的命运,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内心深处还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人、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诱惑力很强,使她最后拿定主意,那就是牙婆亲口答应她,她喜欢穿什么衣服,都可以得到,丝绒的、法伊缦的、绸缎的以及袒胸露臂的舞衫晚礼服等等,任凭她挑选。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色袒胸连衣裙,再也经不住诱惑,当即交出身份证让牙婆去换取黄色执照。当天晚上,牙婆雇了一辆马车,把她拉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① 黄色执照:指妓女执照。



从此以后，玛丝洛娃就经常合理合法地过起犯罪的生活来。她知道这是违背上帝戒律和人类道德的生活，但千百万妇女都过着这种生活，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受到它的保护和奖励。最不幸的是，这类妇女十之八九受着恶疾的折磨，红颜早衰，过早夭折。

夜间饮酒纵欲，寻欢作乐，白天昏昏沉沉睡长卧不起。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不情愿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量，或喝矿泉水醒酒，或者喝咖啡提神，一个个没精打采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隔着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骂上几句。接着是梳洗打扮，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因为试衣服同老鸨吵嘴，反复照镜子，涂脂抹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极其性感的鲜艳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客人陆续到来，就开始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最后是通奸。客人中间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半大孩子，有老态龙钟的老头；有漂亮的，有丑陋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强壮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商人，有店员；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男男女女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奏乐，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得以脱身和睡觉。天天如此，整个星期都是这样。每到周末，她们就乘车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却严肃认真而又轻浮粗野，泯灭了不仅为人类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使她们可以和同谋者心安理得地再干上一星期同类的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天天如此，不分冬夏，没有假期。

光阴似箭，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妓女生活。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二十六岁时，也是她进妓院的第七年，意外地摊上了一场官司，使她进了监狱。她在监狱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关押了六个月，直到今天才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第3章

正当玛丝洛娃在士兵的押送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已经是筋疲力尽，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像散了架子似的好不容易走到区法院大厦时，她的两个养母的侄儿、当年诱奸她的那个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舒适的弹簧床上。那床上铺着羽绒垫褥，但被单已被揉得很皱。他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洁净的荷兰细麻布睡衣，领口敞着，嘴里吸着香烟。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好像在回味着昨天傍晚发生的事，想着今天会有什么事要办。

昨天他是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的。大家都认为只有他才 有资格和这家的小姐结婚。他想起昨晚的事，叹了一口气，使劲丢掉手里的烟蒂，想从银质烟盒里再取出一支，可是马上就改变了主意。他从床上吊下两条光腿，用脚寻找到拖鞋，拿起一件丝绸晨衣往滚圆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沉重的步子，快速走到卧室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各类花露水、发蜡和香水混合在一起的香味。他在那里用牙粉刷他那口补了好多金牙的牙齿，并用香喷喷的药水漱了漱口，然后仔仔细细擦洗整个身子，并用几块不同的毛巾擦干。他拿香皂洗完手，用刷子仔细地刷净长指甲，又在巨大的大理石洗脸盆里洗净了他的脸和粗脖子，然后走到卧室旁的另一间屋里，准备淋浴。他用温水冲洗干净丰满白皙、肌肉结实的身子，拿软浴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高档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然后坐到梳妆台前，分别用两把刷子梳理着他那略微卷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经渐渐稀疏的鬃发。

凡是他使用的物品，无论是衬衫、外衣、皮鞋，还是领带、别针、袖扣，每件都是最名贵最讲究的，而且都很高雅、大方、坚固、美观。

聂赫留朵夫从许多领带和胸针中随便拿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又毫不在意地从椅子上拿起刷净的外衣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上下喷香，干净利索。